



沈守良在姚剧青少年传承基地余姚市肖东一小指导学生

沈守良，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。然而，在酷爱吴语滩簧的余姚人心中，是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，成了发源于18世纪上叶，脱胎于“鹦哥”、“雀冬冬”的现代姚剧的代名词。

1961年4月，他报学从艺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2009年6月，他被文化部授予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姚籍文化名人魏振纲先生曾为此赋词一首以示祝贺：“舜水龙山风物茂，名邑姚州，悦耳滩簧奏。根扎民间流响久，百年传唱一枝秀。仰望中河才艺厚，当代新英，矢志梨园守。尤喜‘非遗’登国手，乡亲满酌杨梅酒。”

现虽年逾古稀，功成名就在安度晚年，但沈守良仍念念不忘深爱的姚剧事业。他足足花了5年时间，硬是用键盘敲出了洋洋11万字的《我的姚剧生涯》一书，把一生从艺经历和艺术感受呈给广大观众。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今年1月8日，举行了首发式。



沈守良（左）在《沙场别》中饰演张自忠

一代姚剧传人

沈守良述说『我的姚剧生涯』

大凡喜爱艺术的人，总会有一定的艺术天赋，浑身充满与生俱来的艺术细胞。

早年，沈守良就读余姚六中时，是一名在演唱、绘画和文学创作方面十分活跃的文艺骨干，一次学校组织排演姚剧《刘介梅忘本回头》，他担任主要角色。1961年3月，校长赵成夫调到余姚姚剧团担任政治辅导员。沈守良回忆说：“当月下旬的一天，赵校长特地来学校找我，告诉我姚剧团正在招收学员的消息，并动员我前去一试……面对现场剧团领导和老师，我大胆演唱了姚剧现代戏《刘介梅忘本回头》中的刘父忆苦思甜一段‘是那年，腊月三十大雪飘’……”

考试进行得很顺利，没过多久，他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。4月10日，带着简单的衣物行李，告别父母弟妹，满心欢喜地乘车来到余姚县城，从此，走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姚剧艺术道路，那年他才20虚岁。

当演员份的是能上台演角色，哪怕只有一二句台词的小角色。然而，新进团的学员只能跑跑龙套，搬搬道具，因为“嫩”还上不了台面。沈守良回忆：“我们先后进团的几个学员，每天黎明即起，洗漱毕，男学员由师兄辈的朱新华带领练嗓，随后跟着学唱‘立春到来春水流’、‘一条大路向前走’等‘平四’、‘紧板’姚剧基本调。接着便是集体练功，训练拿顶、摘腿、压腿、踢腿、云手、下腰、打虎跳、甩抢背、走台

一个人的成功，往往是用汗水与泪水浇灌出来的。

1962年8月，沈守良向人称“临山小阿祥”的姚剧老艺人商福祥拜师，从此他在艺术道路上有了指路人。

沈守良学艺特别认真、刻苦。若夜场无演出任务，师徒俩一个教，一个学，师父教唱一段，他学唱一遍，满意了就通过，不满意就重新来过，一遍不行，就两遍三遍……直至师父认可为止。待夜戏散场，师父睡觉休息，他到后台化妆室，把一天所学唱段、说白台词，轻轻背诵，记入本子，然后才回宿舍，入睡前再默默重温一遍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在周巷大会堂配乐伴奏成排练暨内部汇报演出时，由于他的嗓音与师父颇为相似，并对师父的唱、念、表情、动作模仿到位，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尤其剧团领导及几位姚剧前辈，更是欣喜不已，说他学阿祥先（“先”即先生，同辈艺人间的尊称）学得像透

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，沈守良出演了众多姚剧经典剧目，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角色，因此，也得到了诸多的荣誉与褒奖。

在省第二至第九届戏剧节和省现代戏剧演出中，先后五次获得演员一等奖；与他人合作的《桃园记》获省戏剧节剧本三等奖，《母亲》的唱腔设计获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音乐奖、浙江省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唱腔设计奖；发表《中国戏剧志·浙江卷·姚剧音乐条目》（与人合作）、《姚剧探析》和《姚剧声乐艺术的继承与发展》等论文；简历载入《中国文艺家传集》、《中国戏剧家大辞典》。无论何时何地，沈守良脑子里除了姚剧还是姚剧。

1997年1月，他调至余姚市文联任常务副主席，但一直与姚剧团保持着密切联系，自嘲是“藕断丝连，难解姚剧情结”。记得初到文联机关的一段日子里，因为原由我饰演的个别剧目角色一时顶替不及，数次应剧团之邀“客串”演出，过过“戏瘾”。

2001年，从文联领导岗位退居二线后，他受命筹建姚剧研究会，当起了姚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主持日常工作，主编《姚剧大家唱》与《姚

从“偷师”模仿起步

步、跑圆场等。早餐后，如无政治学习等活动，就到排练场看导演排戏。演出时，除了参加搬布景、道具外，便东一个西一个躲在侧幕边认真观摩台上的演出，暗中学戏、偷戏。”

“偷戏”靠悟性，一招一式靠自己琢磨。当然，“偷戏”是新演员快速登台获得角色的捷径。“要想取得更多的上台机会，特别是想演个像样一点的角色，最有效的途径是平时多做有心人，关键时刻上去‘顶’。”

1962年，余姚发生特大水灾。剧团根据清雍正年间“七月廿三五更头，大水冲进二塘头。马廷贵，黑良心，只捞皮箱勿捞人”的民间故事，创作排练了一台大型清装戏《三篙恨》，受到余姚、慈溪一带观众的热烈欢迎。有一次剧团在文亭演出，快演“公堂审案”一场时，饰演县令的演员突发急性肠炎，无法登台。救场如救火！剧团团长让沈守良应急顶替。由于平时排练演出中经常关注和暗自模仿，虽然“临危受命”，沈守良却心中有数，以最快速度化妆、穿戴毕，公堂戏正好落幕……

沈守良文化水平不高，但由于天资聪慧，艺术悟性高，加上自身刻苦努力，很快成长为集

演、编、导于一身的艺术人才。

1965年，姚剧小分队在四明山送戏巡回演出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的长篇通讯。沈守良怀着无比激动与崇敬的心情，含泪看完了全文，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。在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下，他开始了生平第一次大型剧本的创作。

在大岚丁家畝的一座废弃厂房里，“除了每场演出必须参加外，其余时间就在破阁楼里编写《焦裕禄》剧本……晚上点蜡烛，坐被窝，在盘腿处垫上一块木板，埋头便写。其时，室外寒风呼啸，不时有雪子从瓦缝中蹦入，落在薄薄的棉被上。室内烛光如豆，蜡烛一支接一支点燃。夜越来越深，气温越来越低，肚子也越来越饿，但手中的笔却没有停下。有几个晚上，为了写好一场戏，熬夜直至凌晨三四点……”不到七天，沈守良终于写出了大型姚剧现代戏《焦裕禄》。

在余姚人民大会堂首场汇报演出时，沈守良扮演的焦裕禄，人物造型、唱、做、念等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尤其“病中遗愿”一场，焦裕禄面对前来探望的县委副书记，一段“党交给我的任

用汗水浇灌成功

哉。之后，在朗霞、西门大会堂演出《十不许》时，喜爱商福祥的观众惊喜相告：姚剧团出了个小小“小阿祥”！

沈守良常说，一名演员要在艺术上有所造诣，“务必要认认真真、恭恭敬敬用‘心’学习。”他除了努力学习师父的真传外，还不忘向其他前辈和同辈学习。如孙春阳太先生的各种小调，诸树林太先生、黄立泉老师及朱新华的唱腔特色，胡银林老师铿锵有力的念白，胡勇刚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等。并经常留意一些女演员的旦角唱腔……他还十分喜爱绍剧、越剧、沪剧、甬剧，并在实践中加以借鉴、吸收，以求“兼容并蓄，博采众长，多多益善，为我所用”。

艺术追求的道路上，只有起点，永无终点。

1985年，在姚剧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型姚剧现代戏《强盗与尼姑》上演了，沈守良出演“鲁迅”一角。为了塑造好角色，他事先阅读了大量有关鲁迅的书籍，重访鲁迅故里，请教同行寻找感觉，对角色造型、唱腔、念白和一招一式进行了精心设计。全剧尾声，既无唱腔也无念白，只有秉笔疾书《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》相关节选的画外音。“短短几分钟里，我在幕后合唱声伴下，通过边猛力吸烟，边深思熟虑，然后快步走向书桌，灭烟，提笔，伏案疾书。（画外音结束）搁笔。随之，在警钟声声的回荡中，凝目远眺，仿佛依然沉浸在对这段历史的回眸之中……全剧告终”。

“鲁迅”得到了观众和专家们的认可。观众

对姚剧永怀感恩之心

剧研究(专辑)》,编辑姚剧碟片,策办余姚、慈溪两市姚剧演唱大赛等,忙得不亦乐乎。

策划“姚剧进校园”活动,他把肖东第一小学作为试点,提供“小学生学姚剧”校本教材基本内容,开展学姚剧、唱姚剧等活动。在他的推动下,肖东一小成了“余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(姚剧)青少年传承基地”,跨入了宁波市、浙江省乃至全国艺术教育特色项目学校的先进行列。2010年暑假,应中国关工委教育发展中心邀请,学校姚剧兴趣班部分学生赴京参加“第三届全国优秀校园文化艺术节”演出,获得表演金奖。2013年暑假,又赴香港参加了首届“我的‘中国梦’全国青少年香港文艺汇演”。

2003年,沈守良退休回了家。不甘寂寞的他经常到电台、街道、社区、学校开办姚剧知识讲座;为余姚市妇联创作了姚剧小戏《叫我怎么办》,代表宁波市参加全省妇联系统“妇

女权益保障法文艺汇演”,获得一等奖;为余姚市癌症康复协会创作的姚剧表演唱《胜利属于坚强者》,作为我省唯一推荐节目,赴京参加“全国癌症康复协会文艺汇演”,获特别优秀节目奖;2008年,他被余姚老年大学姚剧班聘为特约教授……

在成就和荣誉面前,他显得十分坦然,“以上这些所谓的艺术成果,只能视作我回报姚剧的一份称不上优秀的‘成绩单’,或许可供后来者在姚剧声乐艺术的传承、发展、创新中加以研究分析,借鉴参考,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”

如果要问,沈守良一生对姚剧为何如此痴迷?《我的姚剧生涯》中的一段文字也许是最好的诠释:“姚剧让我步入了职业生涯,姚剧成为我的事业追求,姚剧给了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历史机遇……没有姚剧,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因此,我对姚剧永怀一颗感恩之心!”

(照片由姚剧传承中心提供)



沈守良（右）在《女儿大了，腿抬开了》中饰演桃村长



胡仲光/文

文坛艺苑点将录

静心 笃学 悟心

——叶文夫

自述 我常常问自己，画画为什么？其实没有任何理由，只缘“喜欢”二字，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。人生活在现实之中，铺天盖地的电视广告，无休止的垃圾短信，拥堵不堪的交通，人事相处的暧昧与虚伪，令人乏味。真的庆幸有画画这门“手艺”，使我能栖身于斯、沉湎于此，其乐无穷。

我的父母不善与人交往，尤其是母亲，如果我有朋友到家里来，她往往避到另一间屋不出来，朋友走后才露面。母亲曾说起外公也会丹青，只是打我出去，外公就已归去。看来我更多的是延续了母亲一脉的秉性，怕麻烦别人，应酬也会觉得不自在。只有在作画时，我

常常会忘乎所以，有时悟到点什么，半夜三更一个人竟然会狂呼大叫起来，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“畅神”吧。

小品画我初学导师刘国辉教授，他那高超的笔墨、自成一家的人物造型，着实令我羡慕不已。后来觉得每人习性不同，画还得有自家面貌，就逐渐脱开先生画风，将更多其他元素吸纳进画面，如传统砖雕、木雕、文人画、山水花鸟，同时师法造化，一情一境，处处留心，兴之所至，随意涉及。试看古今中外美术史，凡有大成者，无不是善学前人、由学而悟至放心创作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。

我在陈之佛美术馆工作20年，

那三间朴素的瓦房，满院的修竹，遍布墙上的爬山虎，随风摇曳的芭蕉，以及疏疏朗朗的腊梅，有意无意间透露出一股野逸的气息，我于其中常能看到徐渭、八大、石涛的身影。一堵粉墙，将外面喧嚣的世界隔断，我静静地体悟天地间一花一木的灵性，感知芭蕉与石榴的对话，间或倾听陈之佛老先生论道。手持扫帚清扫铺满落叶的通道时，觉得自己就是金冬心画中的头陀。于是，我的画中除了人物之外也出现了花草草、小山小水，甚至猫啊狗啊。这么多年我在这么好的环境中潜心作画也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分。

静心、笃学、悟心，是谓我画画之心得。（严龙 整理）



叶文夫，1951年12月生于上海，慈溪人。1992年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人物画高研班，受业于刘国辉教授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浙江美术家协会理事，浙江画院特聘画师，浙江文史馆馆员，慈溪市美术家协会主席。作品入选第六至第十一届全国美展，获浙江省群星奖、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。曾任宁波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供职于慈溪市陈之佛美术馆。



严龙 摄